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嘉定錢大昕

傳三

惠先生

棟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人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

逆交至于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  
段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寒素遭兩喪  
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  
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  
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  
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  
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  
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  
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華三十年引

仲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換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  
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  
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  
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  
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  
尙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  
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  
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  
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  
易其子作亥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亥茲其與亥

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莖萌于子  
該莖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  
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  
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  
臣也而當君位垂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  
士施雠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  
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賓據古義以  
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雠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雠  
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  
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

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  
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  
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  
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  
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  
湛譏荀譖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  
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  
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  
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  
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

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  
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  
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  
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  
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  
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  
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  
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  
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  
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

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  
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  
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  
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  
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  
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  
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  
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  
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



爲蒼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

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邇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  
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  
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  
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  
于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  
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  
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  
諸侯則于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  
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  
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

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圓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尙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其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

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  
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  
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安嗣之國語純  
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  
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  
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  
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  
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  
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薦艾獵  
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毫

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

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  
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  
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  
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  
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  
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  
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  
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  
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  
子廟數及賻賵禮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

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  
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  
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  
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  
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  
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  
君臣則人言不應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  
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  
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

見小參分天下而問篇

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

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

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

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

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

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

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

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

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錢板

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茂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臧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崖文鈔二卷及諸史會

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  
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尙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  
五月年六十有二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與里中兒治世俗  
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  
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樵  
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  
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程  
編修恂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

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  
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  
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  
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  
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  
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  
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  
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寔四卷鄉黨圖攷十一卷讀書隨  
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  
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行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

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

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  
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  
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  
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  
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  
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  
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  
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  
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  
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

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效之三百篇用韻盡然侯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淪驅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包好等字皆侯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盡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敝分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深蓋平上去三聲皆

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  
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  
餘部惟入聲祇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哈蕭至麻尤至幽  
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  
無者有皆拘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  
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真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  
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有  
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  
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  
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



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

戶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已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

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鈎邊致  
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  
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衽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  
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鈎邊者裳之右  
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鈎曲而前以  
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鈎邊若今曲裾也其  
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  
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  
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  
國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

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

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戴先生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

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  
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  
詁以尋義理寔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  
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  
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  
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  
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  
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擊空得之奚取乎經  
學惟空凭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  
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詁訓詁訓詁明則古

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岐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掎擊前人以自表裸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

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寧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醴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旣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

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攷  
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  
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昫嘉定  
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  
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  
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  
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謬謂  
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  
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  
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泮



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  
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  
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寔吉甫又謂黃  
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  
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  
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  
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  
不易言也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  
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辯每

立一義初若剝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  
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  
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  
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  
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  
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  
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改  
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  
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軒爲轡并之

笄先生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軹轄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軒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軌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攷之又

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

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

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賓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

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

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

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梳充也六經無梳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梳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廕



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  
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  
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  
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濶於經者則經注之滄南  
宋時已然先生獨彘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  
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  
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  
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  
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  
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滄者可正也閩百詩

顧景范胡臚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

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灑亭別傳

漑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三子彥昭早卒彥輝永輝皆太學生漑亭爲永輝長子甫在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傅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旣補博士弟子與諸澁輪汪翊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漑亭意慊然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選拔人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嘗得縣宰而漑

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攷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寧官廨慨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僦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

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攻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籥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

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放律之用方龠則黃鐘必  
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  
徑爲員徑不知周滿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  
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  
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典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  
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  
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  
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  
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  
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

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圓周者圓幕之本也  
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  
幕故周異則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則初以爲周者  
繼以爲幕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幕也由  
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  
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  
周三是幕亦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  
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  
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  
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

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



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徹之  
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  
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  
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  
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  
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  
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  
倍其徑冪以爲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卽  
圓之徑冪也方之周冪猶圓之周冪也唯以十六爲十  
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

冪一則方周冪十六而圓周冪十徑冪十則方周冪百六十而圓周冪百是爲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冪至十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圍有舒促何容圍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圍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圍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圓之自乘圍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

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圓之冪又有冪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儗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

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  
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校  
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  
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  
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  
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  
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  
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  
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  
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

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秣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慨亭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

齋吟稿皆刊刻行世

澹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子長於澹亭七歲相與共學  
子入都以後澹亭與其弟坵及子弟大昭相切磋爲實  
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子歸田而澹亭學已  
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稱錢氏而  
澹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或不盡  
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嘉定錢大昕

傳四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爲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子旣爲銘刻

之石柱矣已乃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  
曰世安得此長者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  
故可信登仕諱楷字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  
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  
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旣而曰刻深者不祥思損吾福又  
棄去爲賈以羨置薄田百畝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  
貲爲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  
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得滌有病不及時療  
官數日一至檢獄具它弗問君在縣日省囚而問其疾  
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疾死者丞簿以下例不受民詞



黠者藉事恐獨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所取少不禁也君自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爲飯佐以豆腐羹妻妾親紉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此不如早歸君乾笑而已亦不與辨在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則弟私鬻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筭句致告之官可復君終不言父歿罄所有營喪葬又爲弟償所負惡少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遂病歿番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能讀書君隨事啟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爲曰欲爲官卽

正色曰兒誤矣爲官不如爲人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爲人卽得官必不爲人詬詈一日兩密器墮地薄者毀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蓋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爲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爲長者行誼是取尊卑奚分子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詈其師母邢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

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兩雹及己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強起視藥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苦由間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其墓又月餘死旣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斂年止二

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日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

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靜叔既沒同學私謚  
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  
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  
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  
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  
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  
述于後云

奚孝子傳

子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鄙鄰村

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  
勅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及游浙東訪永興之故址  
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在吾邑之東偏今析屬寶山縣  
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  
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  
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  
出之可乎緝營字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簌簌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  
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邁疾醫云難治緝營潛割臂肉作  
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母病革夜偕其妻朱向北斗

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既歿緝營常病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旦父歿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吾敢納粟希頂帶乎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兒嫁某氏貧不克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荆義學平糶施樁多可紀者寶山令李公元奮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興宗所敬欲舉其次息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事求望孝于奚氏其必在增慶矣夫

周山人傳

山人姓周氏諱顯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興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肖吾邑自朱松隣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效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



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  
畫或致金幣不卽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矜色  
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卽辭去嘗游齊魯  
閒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  
兄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  
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于蘇乃幅巾往弔而  
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  
冠甚異出一凡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寤所在經昔猶  
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疾年八十餘善  
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

字牧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于墓所家貧僅以一筐載兩肴而無執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即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卽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詬誶聲所事姑炳先之

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日復明子  
曰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  
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  
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  
有司上其事於

朝有

詔旌表建坊于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  
熙以進士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于堂上時年九  
十餘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  
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子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刲股醫其父  
問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  
歎方氏之後母哭子至于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  
節婦能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  
其後其高行安可及哉

夏烈女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鸞之孫儒士汧之女世居太  
湖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王本  
石未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卽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  
飢對母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

女易衣裳縫紉上下連屬訖舉母帳視之母問兒何不  
睡曰欲再看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若將別者歸至  
房自經家人莫之知也詰旦戶未啟母呼之不應排闥  
視之大駭比斂顏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  
氏聘帖也時乾隆十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  
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  
顧子禮璜爲予述其事去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  
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  
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

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緒是  
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強人以所難而尤  
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之傳也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 人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  
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咯血久之疾且  
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  
年且無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冢嗣也異時聲洪  
有子當以後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  
聲洪生子克仁既咳而名卽養于節婦所克仁稍長就

傳還必問晝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遲  
之書聲與軋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  
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  
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鄰咸哀異之節婦  
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

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  
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其姜之詩列  
于經班昭之誡著于史以閨閣之賢而令所天姓氏藉  
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聞耆古與子善爲述  
節婦事甚備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

爲嘉定人

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歲貢生巢縣訓導嶸之曾孫太學生衍之孫太學生楷之女而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勲之元配也幼而端靜不苟言笑祖母曹太孺人特所鍾愛八九歲通孝經及女誡稍長習鍼黹不假女師自然精妙其歸於朱也事尊章以禮親戚咸稱爲賢婦鐘勲耆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燈相助未嘗有勦色泊夫亡孺人方娠慟哭誓以身殉姑王太孺人力止之越三月免身泣謂



姑曰吾事畢矣撫棺一慟氣息垂盡亟延醫診之曰心脈絕矣遂卒年 十 子准太學生

太史氏曰孺人於子爲族姊子幼時隨侍先奉政公館族父家孺人尙在室所居甚偪仄言笑之聲未嘗聞於外足跡未嘗一踰閫也古者嫠婦稱未亡人蓋同穴之誼勇於速死孺人方盛年家計饒裕而志在從夫地下之死靡悔其節行有足多者紀之彤管何謝古人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徐孺人先世自錢塘遷於吳祖大晟

誥授中憲大夫父宗潮早世孺人幼習詩禮有識度大

父欲試之名諸女及女孫輩陳珠琲于几令各自擇取  
孺人最後取其下者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吳廷隄事  
舅姑如父母姑嘗避危疾閱數醫不能治孺人潛取金  
刀剗臂上肉二片急投湯劑中血流濡袖姑服之得瘥  
孺人初不自言也及姑歿哀戚盡禮率娣婦持門戶壹  
遵先姑遺規兩小姑在室撫視教導以至遺嫁雖慈母  
弗是過焉敬事夫子內政嚴飭所生子女雖甚愛有小  
過未嘗假以詞色每誡諸子曰汝曹讀聖賢書勿視爲  
口頭語出言毋誑坐立勿跛倚小節不謹卽下流之漸  
也性寬厚善遇婢使壺外不聞鞭笞聲於乳媪之子必

時其飲食曰若舍若子而食吾子吾忍飢若子乎年三十有二卒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日也有子三人嘉泰長洲縣學生嘉濟嘉源國學生季子嘉淦側室所生也

論曰自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言人肉可療瘵而刳股者遂不絕於史冊獨昌黎韓氏排之以爲毀支體非聖賢所爲是大不然夫忠孝一理也納肝漆身之事聖人未嘗爲而後世罕有議其非忠者何獨於親而惜其肌膚況肌膚本受於親者乎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重責人以忠而靳子人以孝非持平之論也昌黎之論特

謂朝廷不當旌門以表異之耳匹夫匹婦行孝於家豈  
冀異日之褒揚而爲之雖不旌其門其孝自不可沒也  
嘉泰從子游有志讀書思其母懿行弗彰請予爲之傳  
予故題之曰孝婦亦遵前史之例云爾